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bbsg@163.com

越走越长的井冈路

黄建林

炎陵县城的井冈路自城西西门接龙桥沿着炎睦公路向东止于邮电局门口,全长不过一千三百米,却十分蜿蜒。自西门汽车站门口,街道便开始拐弯上坡,七八百米之后到达县轻工业局门口这个最高点,继续向东便开始下坡了,一直拐到新华书店门口,路面才趋于平坦笔直。因为这条街道是鄱县(今炎陵县)通往江西省宁冈和井冈山道路,所以被命名为“井冈路”。

一条井冈路纵贯县城东西,由此也成了县城的主干道,旧县城的那几条小街道,诸如西正街、东正街、南正街、西后街,便显得十分窄小而短促。南正街有一丈余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商贸店铺和银行都集中在那里,但是比起井冈路来,那简直就是芝麻比西瓜、细线比麻绳。因为井冈路不仅有两里多长,而且还宽,街道基本都有七到八米宽,两边不仅有商业店铺,更多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县级政府下面设立的各种科局机关和商业公司、工厂。比如,井冈路的北面临街,从汽车站开始,便有农业局、图书馆、建筑公司、药材公司、广播局、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大米厂、文化馆、交通局、电影院、井冈饭店、新华书店、邮电局;井冈路的南面临街,从西门开始,也有大院招待所、农贸公司、副食品公司、朝阳饭店、理发公司、照相馆、盐业公司、武装部、政府招待所、百货大楼、红城饭店、红城照相馆、财税局、二轻公司(轻工业局)、公安局、工商银行、商业局、织布厂、乡镇企业局。这样一条集县城的政治、经济于一体的大街,自然也就成为县城最繁华、最闹气、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了。

一九八三年六月底,我带着船形公社中学一群初中毕业达到高中录取线的学生到县城参加体检,当时就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位于井冈西路南面临街的位置,与百货大楼毗邻,斜对面又是县政府大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安顿好学生后,我去电影院看了场久违的电影,散场后又到井冈路大街和东正街、西正街、南正街等地四处溜达,待回到县政府招待所时,大铁门已经关了。没有传达室和门卫,大堂又隔着五六十米远,我站在门口叫了好一阵,没有一个人听见,只好泄气地转身离开。三更半夜,举目无亲,我只能沿着井冈路向东漫无目的地边走边想:要不在井冈路上找个僻静隐蔽的树下凑合一晚吧。

从招待所门口一路走到乡镇企业局门口,再往东就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路边堆放着一大堆杉树条木。我望着这堆杉木,心里暗喜,赶忙爬上去,打算在上面睡到天亮。我选择了伸出杉

树堆的一棵茶盅大小的法国梧桐树作靠背,坐下来眯着眼睛要打瞌睡,不料,迷迷糊糊中却被一群蚊子吵醒,手臂上、腿脚上、脸上、脖颈上都被蚊子叮出了包,又痒又疼。我挥动着双手驱赶蚊子,可拍打了这里,那里又被咬了,而且一些“不怀好意”的蚊子还故意在我耳畔嗡嗡地叫个不停。这样左右打折腾了好一阵,我终究奈何不了那些小蚊子,只好站起身,跳下杉树堆,落荒而逃。

在昏暗路灯下缓步前行,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建筑公司门口,这里的街道边也堆放着一堆白皮杉木。再往下走五六十米就是汽车站了,前方则是接龙桥。我茫然地走过杉树堆,走到了接龙桥上。这是一座由花岗石筑成的石拱桥,也是县城最有名的一座古桥,不仅连接着县供电公司和农机修理厂,也是井冈路的起点,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和朱德指挥接龙桥阻击战旧址。思及此,我心里豪情顿生,一时斗志昂扬,之前的瞌睡也随之荡然无存。

在接龙桥上逗留了许久,我看不远处供电公司的职工宿舍一片漆黑,知道大家此刻都已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回想起建筑公司四周不是街道就是房屋,没有长那些滋长蚊虫的杂草,我估摸着其门口的那堆杉木上应该也没有什么蚊子,于是,踱步到建筑公司门口,爬上那堆杉木,选好可以靠着坐的位置,很快便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到底还是低估了蚊子的生存力和战斗力,刚睡着没多久,我又被蚊子叮醒了。反复拍打抓挠仍然收效甚微,我只好再次向蚊子投降,迷迷糊糊爬起来,带着一身汗臭,沿着井冈路上坡向东街走去。街对面的朝阳饭店已经亮起了灯光,我知道,那些勤劳的人们开始准备做早点了。

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在井冈路上往返了五六趟,终于看见城东的远山有了微弱的光亮,我的心里也一下子亮堂了起来——天啊,终于天亮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早已在县城站稳脚跟,安居乐业。井冈路虽然还是跟原来一样弯曲,街面却增加到了九米之宽,街沿石也换成了清一色的花岗石,街面铺陈着细密的黑色沥青石子,平坦而绵密。街道两旁新矗立着许多高楼,而一些县直公司和部门则纷纷退出或搬迁到了城东更远的地方。井冈路逐渐延伸到了高速公路霞阳收费站,绵延十里长,一眼望不到头。若不是这些年亲眼目睹这些翻天覆地的巨变,还真难以相信这是当年我曾彷徨徘徊过一个夜晚的井冈路。



井冈东路原乡企局门口以东街道。



井冈东路邮政大楼之邮缘大酒店。



井冈路上原轻工业局门楼。



井冈路上老影剧院。本组图片由黄建林提供

童年的“合作社”与拨浪鼓

谭光辉

小时候,仗县成弦在我心中的地位不亚于首都北京。

记忆里,成弦是我所在的鸾山镇最繁华的地方。那里交通便利,东边铁厂的土火车可以直达成弦,漕泊、鸾山一带的竹木在成弦这里上船转运,漕泊、鸾山人出去闯世界,成弦是必经之地。那里有肉食站、粮站,也有收购站、药店、饭店、伙铺、船厂,还有大队部、医疗点,当然,我们最希望跟着父母去的“合作社”也在这里。

成弦合作社即当时红极一时的成弦供销合作社。其主体建筑是一栋砖木两层楼,河边上的一长溜的平房,则是供销社的仓库和生资门市部。仓库两边开门,一面临河,便于船只装卸货物;一面临街,与主体楼隔着一道渠,有便桥连接。记忆里,合作社什么都能买得到,南菜、百货、布匹、文具……东西应有尽有。为了方便顾客,商品分类清楚,摆放整齐,墙上还挂着诸如“北京的确良”等巨幅广告画。

孩子们跟着大人去“合作社”,总会有收获:几颗硬糖,一本小人书,一小包盐姜……我的第一本小人书《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是跟着父亲去合作社买的。

稍大一点,大人忙于出工挣工分,有些采购活,比如打煤油、酱油,买火柴、牙膏,称白糖、海带,就由我与小妹去完成。报酬是每人五分钱的硬糖。

有一次,我和小妹端着煤油票提着玻璃瓶去合作社打煤油。回来的时候,两人的手指被瓶子上的细绳勒得生疼。半路上,我找到一根小竹子,经过简单处理后,将两个煤油瓶挂到竹子上挑着走,瞬间觉得轻松多了。眼看就要到家了,没想到在枫树下换肩时,因为失去平衡,只听到两声响,两个煤油瓶应声而碎,煤油洒了一地。那可是家里一个月的点灯用油!回家后,我和妹妹小心翼翼地将此事告知了父亲,原本以为会挨一顿板子,没想到父亲只是轻言细语责备了我们两句,便再无多话。

“咚咚咚咚咚咚”……拨浪鼓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拨浪鼓是小货郎的标配,小货郎也被我们称为“货郎子”,他们肩挑货担走乡串户,摇鼓叫卖。小时候,拨浪鼓是最想听到的声音,小货郎也是我最想见到的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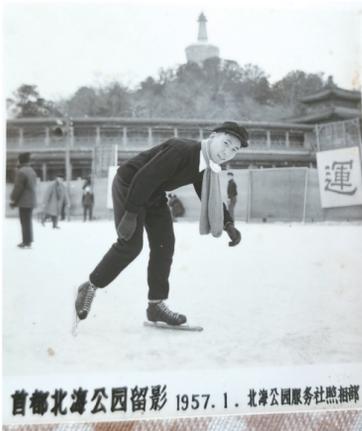
每次只要拨浪鼓的声音一响起,大家就知道小货郎进村了,屋场里的老人小孩就会全都围上来。大家纷纷带着平时攒起来的鹿皮鸡毛鸡内金、废铜烂铁旧凉鞋等,来找小货郎换点针头线脑、火柴顶针、硬糖脆饼之类的玩意儿。一阵讨价还价之后,老人小孩各自换到了自己心仪的东西,小货郎则挑着货担忙着去琴陵赶“汽划子”(即汽车)了。现在想来,这些精明的小货郎肯定低价淘到过古董宝贝,只是再也无法找到他们来证实我心中的猜测。

自从公社迁至陶坪,以及高虎坳通汽车、酒厂公路通车后,陶坪成了鸾山公社的政治文化中心,曾经分布在南岸、上龙、成弦的几处供销合作社也逐渐合并到陶坪。

再后来,代销店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供销合作社也慢慢退出了历史。

三十几年过去了,昔日深受人们欢迎的小货郎、供销合作社、代销店已成了遥远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大型连锁超市,以及各大网络购物平台。

于我而言,现在的物品虽然更丰富,购物也更便捷,但心里总觉得少点什么。当年每次出发去合作社之前的期待、听到拨浪鼓声音的兴奋之情,再也未曾出现过。



首都北海公园留影 1957.1. 北海公园服务社照相部

1957年1月,作者父亲在北海公园冰雪溜冰场滑冰时的留影。

老照片

我爸是个运动健将

欧阳光宇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热播,剧中女主角小鹿纯子身穿的5号球衣,看得我两眼发亮。其实那是一套普通的排球服,但因为剧中角色那可爱青春的面庞,以及“晴空霹雳”“幻影旋风”等魔幻球技助力,该剧营造出来的运动风,很快便抓住了万千国人的心。

我第一次穿运动服是在读小学二年级。父亲是教练级的武术爱好者,正好那时月塘小学体育的张老师也爱好武术,便请父亲做了校外辅导员,而我也跟着父亲学了一、二路拳法。上二年级时,株洲市体育馆邀请学校武术队去进行表演。那天早晨,大家训练完后,张老师给每人发了一套红色运动服,上面印着学校的名字。武术队的同学们一看有新的运动服可以穿,赶紧将衣服换上,然后站在那条通往教室的必经之路上悠悠吃馒头,还要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路过的同学们看着我们的新运动服,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让我得意一整天。

在我家,父亲是最爱运动的人,他爱好武术,从年轻至年老,习武不辍。看父亲年轻时的一些运动照,觉得他的运动装束也挺潮,舞剑、溜冰时穿灯裤,劈一字马时着直筒裤,而举杠铃时索性就穿着一件背心,露出结实的肌肉,让我等小学崽打心底里羡慕。

1957年,在北京工作的父亲来到北海公园,拍摄了一张动感十足的照片。照片上留下一行字,为“首都北海公园留影1957.1. 北海公园服务社照相部”,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多年前,首都的公园就已经为游客提供照相的服务了。照片的背景,既有北海公园的标志性建筑白塔,也有公园内的冰雪溜冰场,溜冰场的围栏上挂着一个方块字,其中有个“运”的繁体字十分醒目。溜冰场上的“运”字,想来和运动应该有紧密的联系。照片中溜冰的年轻人是我爸爸,作为一个年轻的单身汉,他敢花掉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用来买双溜冰鞋,想来当年应该是个个性的伢子吧。

讲述

靠脚生活的11年

旷昆红

人物简介

郭赛飞,女,1973年出生于湘潭县。因为一场车祸失去双臂、婚姻破裂,面对命运的不公,她用顽强的意志和对生活的热爱,以双脚写出坚强的无臂人生。

从一个拥有幸福小家庭、计划开办幼儿园的残疾人,到失去双臂、与丈夫离婚的残疾人,这一切的转变发生2011年1月11日,农历十二月初八,这个郭赛飞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日子。

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11年来,她仿佛重新活了一遍,不仅学会了用脚洗脸、做饭,还能用脚写毛笔字、上网、发微信。这位尝遍了生活之苦的女子,在讲述这些年的经历时,她泪里带着笑,“那些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强大。”

曾经

她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1973年出生的郭赛飞,老家在湘潭县。从小,她就树立了强烈的信念:要考上大学、离开老家。历经寒窗十二载,1992年,她顺利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毕业后,她成了一名英语教育工作者。自感学历还有提升的必要,她边工作边进修,2006年,她拿到了成人本科的文凭。

2001年,她嫁到天元区雷打石镇。生娃后,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她在镇上开了个英语补习班,车祸前,筹备多时的幼儿园也即将开园。

虽然生活不是大富大贵,但郭赛飞很满足。

变故

双臂没了,坐、走、站要重新学

2011年1月11日,农历十二月初八,那是个阴冷的冬天,天空飘了点毛毛雨,很冷,郭赛飞去姑姑家吃饭。

这次极其普通的出行,改变了郭赛飞的此后余生。当时,她骑着一辆摩托车,在一个村道路口转弯处,因为正好在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她连人带车被卷到了大货车的车轮下,还被货车拖行了一段距离。从货车停下来,到她被送到医院,短短半个小时,在她的回忆里,却仿佛走了

一辈子。双股粉碎性骨折,7根左肋骨、锁骨以及2根右肋骨错位,左脚韧带撕裂……这场车祸几乎要了郭赛飞的命。

经过三次大手术,在病床整整躺了107天,郭赛飞才捡回一条命。不会坐、不会站、不能走,看着双手空空的袖筒,想起自己曾经的“长袖善舞”,如今却徒留“长袖”,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乐观的女人天天以泪洗面。

旁人说再多宽慰的话也无济于事,最后是孩子救了。“好好活着,是一种责任。”她决定坚强起来,不仅配合医生做复健,甚至会强迫自己做得更多。她从练习坐开始,30秒、1分钟、2分钟,再到5分钟……练习站,靠墙站30秒,再到2分钟、5分钟、10分钟……练习走路,从3步、5步、10步到10米、20米……

在亲人、师友们的鼓励声中,在慈爱的老母亲的细心护理、照料下,郭赛飞以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努力,身体一天天恢复起来。

打击

遭遇离婚,被迫住回娘家

面对挫折与困境,有些人看到的是希望和新生,而有些人则看到的是绝望、退缩和逃避。这两种天壤之别的处世观点,对于家庭和婚姻的主体来说,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2014年6月,郭赛飞原本圆满的小家庭,在经历近两年多次的大吵小闹后,终于结束了。

无奈之下,她被迫住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由母亲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那段暗淡的日子,是一本本书给了她精神力量,陪她度过这段至暗时刻,“有些书看了10来遍,我也重新定位了自己。”

在娘家借住的日子里,郭赛飞开始积极锻炼身体自理能力,从用脚练习穿衣吃饭开始。她心里很清楚,父母和弟弟一起生活,她不可能永远借住在娘家,“母亲也终将老去,不能一辈子依靠她。”

重生

学着用脚夹笔写字

除了练习用脚穿衣吃饭外,郭赛飞甚至练习用脚写字。一开始,大脚趾和二脚趾总是不停使唤,夹着的笔老是掉,即便夹住了,也总是使不上力气,别说写字,画个印子来都很难。慢慢地,脚趾能夹住笔了,能写上一横了,能写一个完整的字了。

从遭遇车祸到离婚,雷打石镇妇联和政府各部门给了她很多帮助。这份恩情,她一直铭记在心。

“我想要试着写一封感谢信!”那是她第一次用脚夹起毛笔书写。一封感谢信,只有200字左右,郭赛飞却花费了一个上午,将近3个小时。

期待

独自操持建起新家

结束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对她来说是解脱,也是新的开始。打建房报告、申请补贴、选建房地址、正式动工……从2014年7月3日开始,一直到年底,一套两居室的平房终于建成了,郭赛飞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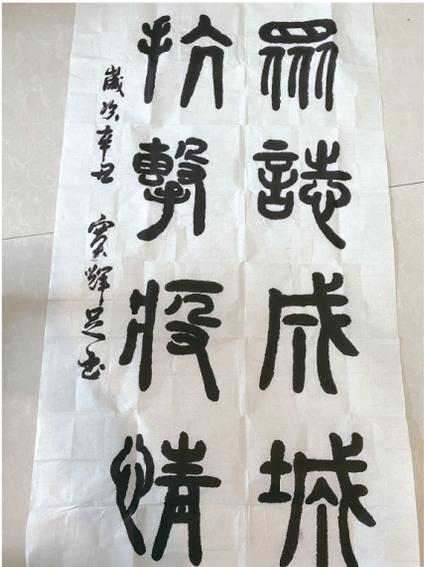
房子不大,但看得出郭赛飞的用心。屋前是志愿者帮忙种的菜,屋内只添置了简单的家具,但每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卧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书,角落里则是一沓沓书法练习纸。

如今,郭赛飞已经能自如地写一手漂亮的隶书。两个脚趾夹住毛笔,沾墨、运笔,一幅“难得糊涂”的隶书作品10来分钟就写好了,郭赛飞郑重地盖上印章,这幅书法作品就大功告成了。

泰戈尔曾说过:“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用这句话来形容郭赛飞十分贴切。对于未来的生活,郭赛飞坦言不会规划太多,“健康康、平平安安,儿子靠自己的能力过好每一天,就是我最大的期望。”



郭赛飞用脚写隶书。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旷昆红 摄



郭赛飞的书法作品。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旷昆红 摄